

律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一

明新安吳勉學校

昭公二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

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鄆 冬十有

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春秋左傳卷三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
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
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
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

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
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
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
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
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
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
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
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
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
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癘疾
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
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苗誰能禦之七月
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
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
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
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春秋左傳 卷三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
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
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
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
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

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
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
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
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
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愼諫不過十年

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鄢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

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產作丘賦國
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蠹尾以令於國國
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
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
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
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

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
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
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
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
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
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豶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
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

何如對曰願之乂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

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

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

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

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
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
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目
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基
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且日為
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
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

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
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
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
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子以屈
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
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
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
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
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
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
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
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
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
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足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
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
享頰有璋小有迷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餐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
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

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
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
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
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
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
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厚爲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

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
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
討焉乃歸公
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
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
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

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
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
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
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
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

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
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
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
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

待命于雩婁禮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

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

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

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

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

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

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

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
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
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

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
侯享之有加籛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
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
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
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
其好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
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
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
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

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
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
不强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
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
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
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
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

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以瑤璽玉積學耳不克而還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
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
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
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
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
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
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
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旣
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
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
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
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

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
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
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
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
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
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

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
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
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
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
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

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

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

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黈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斂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
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前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滅
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
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

矣單獻公奔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
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
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
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
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
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
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
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丞鉏之曾孫圉
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
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
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二三三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
遇屯二三三之比三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

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
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
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二

昭公三

明新安吳勉學校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

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

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

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奭 葬陳哀公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

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癘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賈叔弓如晉賀虎祁

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
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七月
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
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
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
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

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
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
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日子胡然彼孺
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
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
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
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
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

王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
加經於顙而逃使穿封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
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
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
致死禮以息楚國讐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
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顙頊之族也歲在
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慕至于
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
既存矣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

四月陳災 秋仲孫獲如齊 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
于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
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
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

人於許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
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
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
敝之先王居禱杙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
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

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
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
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書時

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
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

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

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
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齊惠欒高
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
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
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
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釭率吉請斷三尺
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
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
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

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
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
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
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
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
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
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

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

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

卷之三
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奔也。」

僖子使助遠氏之造反自祲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

父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會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十一
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
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
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
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
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中而壙子大叔請

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
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
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
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
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
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
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

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侈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緜丁酉殺獻天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五
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
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
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
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
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
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
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
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

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
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
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
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
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
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
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

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

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
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
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
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
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二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三

明 新安吳勉學校

昭公四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
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

蔡陳侯吳歸于陳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
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
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
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
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
人叛南氏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

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
洎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
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犖
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
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洎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
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
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

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
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
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
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
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
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
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

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
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
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
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
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
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
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
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
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
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
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

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
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
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
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
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
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
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
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師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
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
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犖櫟
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
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
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
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
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
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
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

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
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
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
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
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虎祁諸侯朝

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
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
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
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
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
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
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
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
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
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
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

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

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米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壅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卽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
蔡靈公禮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
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
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令
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
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
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

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
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
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
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
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

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
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
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
伯待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

已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

癸僞瘵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
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
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
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
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
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
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

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

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勲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

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

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
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
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
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
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太子
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
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
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藉
談爲介旣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
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

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
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
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
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
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
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鉅鬯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
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
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
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
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
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

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
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
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
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 齊侯伐徐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
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
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
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
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
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
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
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

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
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
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
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
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

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
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
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
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
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
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
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
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
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

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齏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二十
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
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
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
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
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
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
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
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
產曰有事于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
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秋郟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
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
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
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
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
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
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
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
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
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
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
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
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
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
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
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
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
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于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

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
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
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
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
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
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吳伐楚
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
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
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
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
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
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四
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
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五年

昭公五年

新安吳勉學校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

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郟 秋葬曹平

公 冬許遷于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

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

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
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

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
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
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
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
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
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
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鄘人藉稻邾人襲鄘鄘人將閉門邾人羊
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鄘子曰余無歸
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鄘夫人而舍其女 秋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
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
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
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
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
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

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

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子止弑其君買 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
伐莒 冬葬許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
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
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
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
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
氏至自秦 鄖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

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鄖俘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 邾人鄖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
于蟲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

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
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
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焉
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

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蹶由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
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
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

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

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
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
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
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
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
鄙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
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
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

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
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
氏盟以爲質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
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
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
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

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騅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
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
以爲乘馬賓將擗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
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
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
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
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
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
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邕甲
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
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
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
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
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恠以歸曰
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
子旣入華恠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
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

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
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
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
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

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
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
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

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

春秋左傳卷之四
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
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
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槩則和於物物和則
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
不咸槩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槩矣
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天子
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

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
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
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
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
華登驅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驅相惡乃譖
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
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
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
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
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
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

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
豐愆華控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
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
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
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
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
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
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
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
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

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
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
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
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
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鷩子祿御公子城莊
董爲右干孳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
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
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

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犍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貜曰吾爲欒氏矣貜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

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大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
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
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
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
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
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
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
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
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
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
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
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王子朝賓起有寵
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
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
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
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
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
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
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
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

春秋左傳卷十四
守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
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
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
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
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
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
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
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

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
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
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
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
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
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
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四
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四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五

明新安吳勉學校

昭公六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天王居于秋泉 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
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
閒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
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
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
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
人來討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婣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
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
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
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
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

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輿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

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
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
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
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
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
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
矣諸侯爭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
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
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溼公爲

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

城郢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

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媯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

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

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戊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
杏皆潰 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
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
之罄矣惟蠹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
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
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
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鸛鶴來巢 秋七

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
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云亡心之憂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
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
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
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
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
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
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
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
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
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
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
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
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
徵寨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
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
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
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
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
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
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
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
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
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
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
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
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
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
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
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
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
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
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
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
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
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
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蕝蕝蓄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
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
鬻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
氏是無叔孫氏也鬻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

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
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
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
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
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
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
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
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

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
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
鄆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偃句以卜
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
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
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爲賈正
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儻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

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

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

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
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
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
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
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盟于
鄆陵謀納公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
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

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
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楚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
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
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
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
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
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
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
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
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
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
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
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
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
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
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
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
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
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
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
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
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
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

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
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畫布其腹
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土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
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
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
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
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
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
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洎大夫不收公
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
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五

卷之四